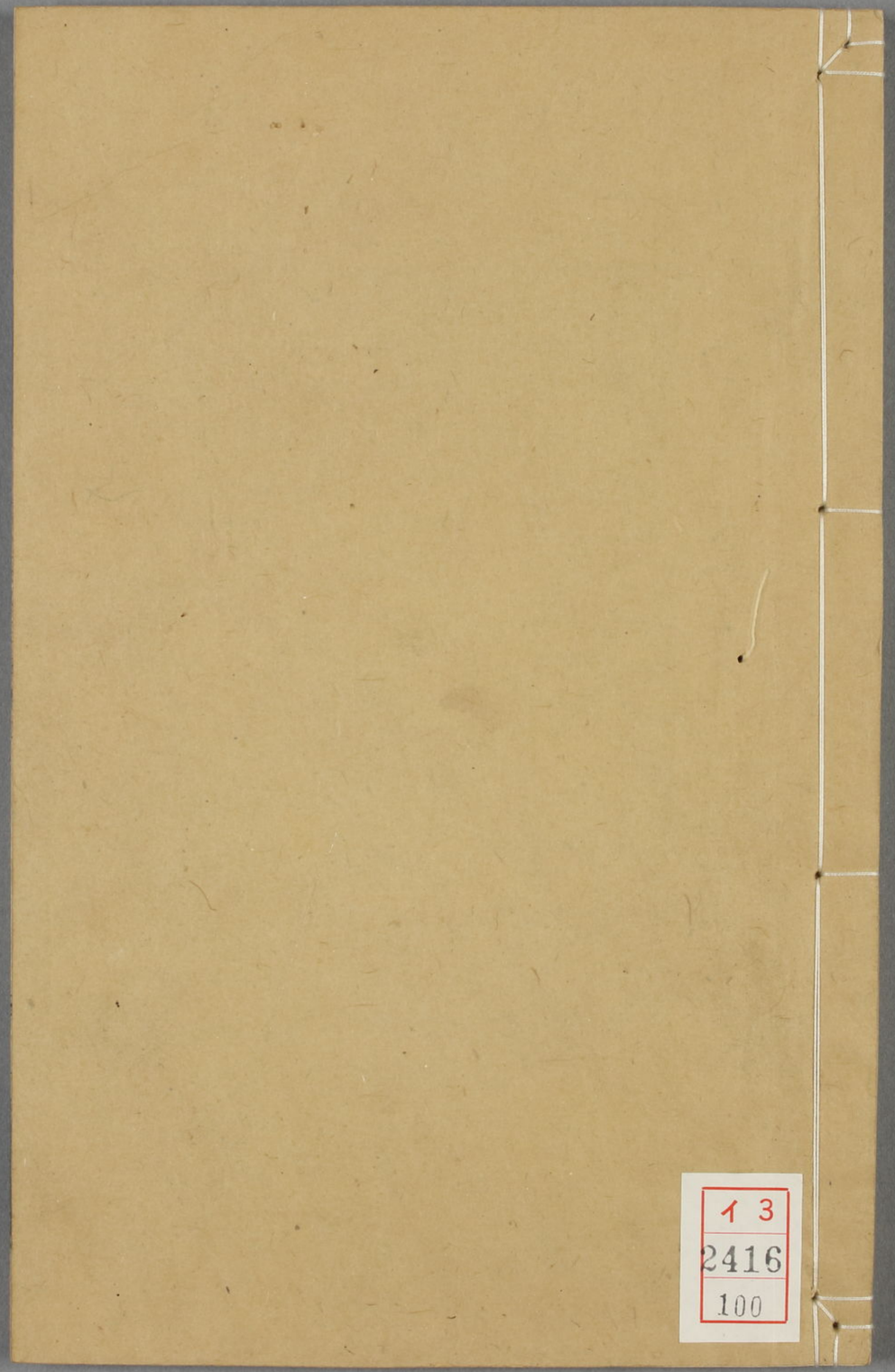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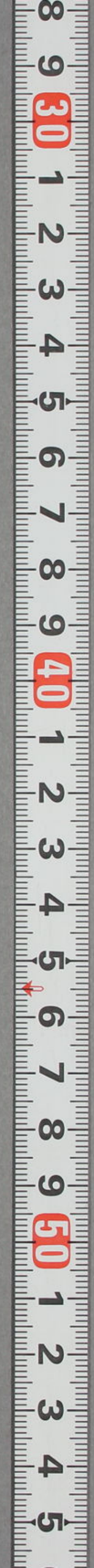


1 3
2416
100



13
2416
100

守備一

增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

<2004-660>

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二丈二人守之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　又曰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乞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

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守備二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

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障也）一曰小城　晉書朱序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唐書薛收傳曰收爲秦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實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正苦乏食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又狄仁傑傳曰幷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鐸傳曰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　又突厥傳曰天子東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衆國東巡有如乘閒何以禦之　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葺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

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艻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壍

其外泄城中水壍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

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

其要害於我爲要於彼爲害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

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

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

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龐籍知延州自

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

無辟壘皆散處城中畏籍嚴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

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

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

延民以安　弁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

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皐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

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爲不可勝以待　兵畧

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刼擄城

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

壍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

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

犯城阻於刺竹柵壍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弘治間王鏊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劫焚慘鏊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楹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鐩奉命經畧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濶百丈乃於川口

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鋪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勳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亟取瓦屑堰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

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劒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狥屬兩臺晝夜偵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五百餘人書其名陴上使遞為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為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登陴　分乘　鄭文子　楚子為乘　廣三十乘　分為左右廣　注　廣

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家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為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攬頭其為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璟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為河南杞縣教諭抵官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守城事甚具令富人之

千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聞檄　持囊左傳魯擊檄聞於鄰邊漢書丙吉駟史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馳至邊白狀

早圖　自固傳曼也不如早爲之所以自固

難　思險左傳魯貝守備臧宣叔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其覆緩之處當思急以度人

夜事　斥候周禮謂夜守之事

遽告　申儆左傳商人絃高遇秦師荒谷申儆遽告於鄭

藏九地　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出於九天之上傳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九地以自固

正營部　固封守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以自衛

庇武守　糾部伍左傳宋公子罕使西鉏吾庇武守周禮以軍刑糾守之

保未危　備他盜書保邦於未危備他盜

梁門　鐵遂城筆談曰賊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都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

置屯禦　閱鄉兵唐書獨孤及傳曰及上疏請減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伸置屯禦又曰張鎰傳曰鎰出爲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鎰圍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

治陴隍　積薪又曰李晟傳曰帝自行在遣晟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又曰趙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聳爲刺史既視事乃培城隍葺廬舍積薪爲守計

治城壘　增亭障宋史李允則傳曰時河北既罷兵允則奏曰治城雖不較有詔詰之允則變忠不可初通好不即完治恐測也帝以爲然孔帖曰史憲忠加隴州刺史增亭障則恐他日額記因此廢守則

徙客館於外　連珠砦　迷魂牆開封府據形勢立堅戎謀無所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鮮于爲連珠砦北山水砦忠義民兵金史強伸傳曰伸守中京築戰

壘於城外四陬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兵事曰爲之高城深塹答鐵蒺藜也　滄浮陽斷石嶺渠答蘭石雷石也渠答則知滄州滄浮陽湖葦營壘官舍至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冰代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間穿井未幾幷井大至砲幷丹遂解去唐書李磎以爲障塞制突厥之入　辰守在四境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崤函之固　賈誼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史記云魏文侯滑河之間魏國之寶也　山河之固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向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城下池周統而大乃成深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

淵　寘甕以偵　負户而汲潘岳汧督馬敦誄云氏翟鐳瓶無以偵之將穿城以攻子命穴浚壑寘瓶而攻之後漢書王尋王邑攻昆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下負户而汲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潘岳馬汧督誄云敦固守孤城懸之急存幾亡之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慎境結援　飾城請罪慎其四境結其四援人抑其野三務成功人無內憂又無外懼古者大國過小城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　終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書思其艱圖其易民乃寧秦昭王終毅梁兵事以嚴終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傳曰昔禽不疑當安平之世刀劒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險其走集　明其伍候走集壘壁伍相候望也　不戒而備　隱情以虞

軍政不戒而備　言私度其情所能以度彼之能否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政也　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儆而師徒　防其侵軼用戒爾虞　以備吾圍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束甲之虞

頓新亭　奏復宥州　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嘉二年柱陽王休範舉兵尋陽朝廷震駭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處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緩銀道取鄜州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是由是戎備全輯　請分兵備

寇　嚴壁俟寇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卿腹背孫樵曰兵籍於州則易役即須分兵防守以備寇虞春耕夏蘇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遺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兵畧纂聞曰明嘉靖中山西節年修邊動勞閫省夫鵬委軍門聽用主事劉燾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挑完牆壕敵臺綿布聯絡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許深溝險如天塹　墨子曰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史記詳攻具東觀漢記云耿恭在疏勒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春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也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採訪宇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武功都

辟會王敗欲轉署州縣聞
晉陵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圖又曰顏真卿為平原守
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儲糧廩曰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徐兗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以則守雄州朝廷即時飛
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
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
援允則不欲擾為其備也

百餘謀修城以待之李光弼
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
擊濠以自固作壍數十萬
光弼用之增置於內壞輒
學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
沙積隨築輒圮夏人歲修
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
警舖七百餘掘沙圮者即
十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

作壍數十萬　增臺二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

安祿山逆狀未蘗真卿陽託
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
以紓徐兗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以則守雄州朝廷即時飛
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
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
援允則不欲擾為其備也

百餘謀修城以待之李光弼
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
擊濠以自固作壍數十萬
光弼用之增置於內壞輒
學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
沙積隨築輒圮夏人歲修
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
警舖七百餘掘沙圮者即
十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

作壍數十萬　增臺二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

腹心聯絡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
守安慶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
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
防深壍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
保障兵署纂聞曰明天順間陶魯丞新會時廣右猺
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猺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
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溝人守其土殊
死戰別寨分兵相接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
得犯

真卿預飭戰備　于筠請置舟師

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
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待
既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
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
曰魏為長瀆渴劍奴今可
江南船五大發卒治戰艦
互市帝
不能拒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傳曰棚
武功部

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誡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連珠砦見

原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南通邛僰北達褒斜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域國家之利未有弘巨於茲者矣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鳥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立德千仞

一人荷戟萬夫趑趄 一人守隘千夫莫向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通道清斯順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下見淮南子

方城爲城漢水爲池 踐華爲城因河爲池左傳厲王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吳國之贏修完而師息 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傳吳國踈贏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莒子恃其辟陋在夷而不備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守備四

原 城郭爲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

郭溝池以爲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之舅犯曰戰而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增 彌節白檀 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高防入寇也

守似藩籬 文選陸倕石闕銘曰以邊待勞以主禦客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傑諫曰陛下始勑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

晝夜警支 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名首惡誅之其黨猶反側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

嚴備常若有敵 又曰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使鎮遏使練事宜嚴備常若有

敵

占勁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為豪州刺史性浮險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 八編類纂

弓箭社 曰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皆以來百姓自相團結以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仗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戰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

守備五

序 潘岳汧督馬敦誄序云秦隴之僭鞏更為賊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增

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洞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擢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文 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窗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偪彊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增疏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澮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增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荊而存宋矣　博物志

曰處士東里廆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 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壟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偪建業衆皆兢懼侃儻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斑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斑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挺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

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頼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頼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景擁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李光弼傳

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潛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壍以

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轄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為賊所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戍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轀輬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渾珮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珮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　五代史梁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

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
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
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
曰宗政權棗陽金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亹再
興合兵角敵歷三日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
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綿鈴
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
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
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
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

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
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
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
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
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
女魯歡命經歷龔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膝錄曰鐵鉉爲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
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
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幕高
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

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紿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爲眞
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
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
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
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
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猺寇猖獗宥設計誘其渠魁殺之餘衆悉降

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公紉爲之城城成而寇適
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
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
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
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
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
竹以闢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貓鉤其
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藥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
之草著鐵即熾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

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爲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筅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

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壍塹防門　創遏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攻金洛陽留守撤合扉而守之　八編類纂曰元南人共推強伸爲府令會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懾子軍爲號其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齊走四應所至必斷木爲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括衣爲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魏覽悉兵數萬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覽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覽衆潰走圍解　下見上創遏砲註　鐵鎖橫江　老叢當道　晉書曰吾彥

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彭堅守攻之不能拔

北史王羆傳曰羆鎮華州齊神武遣韓軌等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鬨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誰貉子安得過敵見驚退

煮粥均分　命女出拜

又曰羆為荆州刺史梁復唐書張佰傳曰佰以澤路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資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衆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佰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四州刺史

縛木接樓　縫布為幔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攻之令極木接之以登城不沒者數板城中又作攻車車之所及皆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車不能壞

彦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彦徐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城所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彦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城堅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　孔帖曰張璪固壘二歲齊主鼓無遺夜擊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梁士彦傳曰士

築城控攝　張幕止宿

隋書李光傳曰光為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間吏築一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于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私產募士　金賞士

三國典畧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自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仕隋為始安郡守

郡丞大業末盜賊起城拒溢蕭銳林士弘屢攻之不下遂圍守凡二年

劍樹煮甲削木鞔紙

舍高智慧作亂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劍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北史郎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鑿壁引纜汲水灌城

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俄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幷丹兵乃引去通鑑宋紀曰眞宗時幷丹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集衆登陴固守以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蓋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環等攻之勿克

不滿五千人相持百餘日

南史蔡道恭傳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於壍內列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截土犄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

六月不能拔踰年不能下

唐書朱宣傳曰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曹存實迎戰死于陣朱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德宗嘉其守拜宣為天平節度使五代史張源德傳曰源德守貝州晉軍壍而攻之源德乃決水灌城晉軍皆附於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拒守四

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唐書張巡守睢陽城中每戰皆碎城將陷西向拜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亡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國恩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申州之後道古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縣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爲虜殺

誓與城相存亡又曰王凝傳曰凝爲官斂池觀察使王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儲蓄繕完加會大旱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以備賊賊至不能加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

擊釜銚助軍勢兵器纂聞

增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

險固二

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干寶晉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增 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

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
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韜與毛彥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
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
攻之不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通
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遹爲招討使
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

爲城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

險固三

禁帶 咽喉西京賦巖險周固禁帶易守
得之者久韓天下之咽喉 固圉
阨險傳曰阨也 東阨天險 百二
二萬人當諸國百 十二漢書曰秦地得百
萬人齊得十二 二言秦地險固以
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重阻
秦地險阻四塞之固 四塞秦負
稱兵以孝逸爲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僞將韋超
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欲全軍趨揚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賊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
無以示威 唐柳宗元晉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備敗而已非以 孔帖曰程元振說帝都
爲榮觀險大也 禁憑
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禁憑終
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險固

湯之固 上見險固一金城湯池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 秦地記 蜀道至險束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軌 漢書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禮軍旅息險塗不爭險易之利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東

其要害 繫以安危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晉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嶮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難圖 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絡汾而屬之城緒為東隍省守陴萬人又曰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又環城樹以固堤吐蕃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又釀土為堡上有通道敵常所

霸王之資 形勝之地 春秋後語

引水屬城 聚石種樹

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 築壘護柵 斷山浚塹 五代史周本紀曰郭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常思柵其南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其南白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獻誠代韓游瓌為邠寧節幽山浚塹選叢要地築烽 度使 四壁斗絶一徑尺許兵累繁聞曰明嘉靖十登宣慰使安萬鈐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絶壁無可為計 河有造車之危 山有攂輪之險贊皇一品集制孟州城敕旨曰昔馮奭之有攂輪之險守孟津已建神號逆光衛之保宣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 許歷

勸奢先據北山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史記趙奢傳曰趙遣奢救之軍十許里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與秦戰韓軍閼與萬人趨之 魏志郭淮傳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笑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

屯北原

原楚瓦城鄢沈尹知其必亡 梁伯滿宮左氏

稱其自取 左傳沈尹戌曰苟不能備城無益也 負固忘危 周禮負固不服侵之

居安忘危 不一姓 是三殆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 傳

國之患是三殆也 險爲屏 晉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固爲寶 長世字民者以道德爲屏 史

恃巖邑者虢叔死 憑洞庭者苗人亡

地巖險不修德政而鄭滅之 憑洞庭右彭蠡德不修而禹滅之 傳虢叔恃制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 徵司馬之對雖險何爲 孝子去官 忠臣叱馭

刺史行部至邵郡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 漢書王尊傳先是王陽爲益州

險固四

增江漢爲池 吳書趙咨使魏文帝嘲咨曰吳難魏不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軍門幕府一

增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爲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

眞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廩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幕府　轅門　衛青為大將軍以幕為府　又以車轅為門　軍門　牙門

傅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人於險非勇也　牙建牙也

與王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為蓮花幕　蓮花幕　青油幕　蕭緬

西幕　儲光羲詩常思驃騎幕李白詩安西幕府多才雄　驃騎幕　安

詩幕府參戎事　高適詩幕府制中權

參戎事　郗超入幕　制中權　李端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典文章　晉謝安王坦之詣桓溫令郗超坐帷帳中風動　後漢書竇

帳口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杖策上謁　拔劒大呼　房元齡傳曰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叛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　陳利貞傳曰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劒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武功部

乃止

徧遺雉兔　獨收人物

段成式傳曰成式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饌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

房元齡傳曰元齡爲秦王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元齡獨收人物致幕府

奏置幕府　表留幕府

温造傳曰造隱東都烏重胤傳曰房元齡稱如晦王佐才秦王因表留幕府杜如晦傳曰如晦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

高置幕府　對置幕府

陳子昂傳曰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攸宜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迎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月上營門　烏避轅門

杜甫贈任環上謁轅門詩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

任環上謁轅門　楊政大呼軍門

唐書任環傳曰高祖討捕於汾晉環上謁轅門高東縣戶曹通鑑宋紀曰撒離喝入與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華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軍門幕府四

市租皆輸幕府　賜與悉置軍門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唐書石雄傳曰高崇文討劉闢雄常居前鋒入蜀以功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

潛作捷布

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熠器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仙芝取讀之大駭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僚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

又曰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

武旅增氣

劉賓客見記纂淵海

轅門有光

又曰烏承玼傳曰開元中玼與族兄承恩俱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捷門號二龍

轅門二龍

軍門幕府五

【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府開油幕　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門壓黃河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　權德輿詩曰三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淩山河

【傳】唐孫逖伯樂川傳曰闢轅門於大荒

【敘】唐殷文圭投知己敘云將軍之舉左旃襲武者咸思效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　注漢徵青拜大將軍開幕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十五　屯營　騎陣

屯營一

增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秃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

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飄數至可焚而滅

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寵無當龍頭天寵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屯營二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黑闥攻陷洛水秦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

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　又襄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濠壍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彥章傳曰彥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壞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通鑑宋紀曰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壍折木梢爲弓以爲圍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楯　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潁兵起明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於青山衆推爲屯長　弇州史料曰李文忠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　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 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識爲將軍屯軍雁門典客
睦固字白兔軍屯犬丘有巫誡曰將軍
宇兔屯邑名犬兔見犬必
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飛狐 吳志朱
車騎將軍李廣軍飛狐異使任度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 以藩 相次 晉楚
以藩爲軍士以不相 疑也 右背 左次 兵法右背丘陵前左水澤易
地 周禮營壘相次 陸渾 彭亡 吳志陸抗遏立節
曰左次无咎行師之 中郎將與諸葛恪
法欲左背水右背高 換 彭亡 史綱完城圍昔其牆屋居廬桑果
換屯屯柴桑抗臨去 不得安敗恪入儼然
不得安敗恪入儼然 爲憩 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述大驚懼所屯
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許稱亡奴
來降刺殺彭 增 起沙 蒔樹 魏志注昔瞞傳曰公征馬超
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
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
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
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
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起舉小乃爲奇大何足
貴 犬鋪 鈴架 通鑑朱全忠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
鋪以犬守之敵來則 絕內外注曰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
有鈴架者繞營設架 柵桂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又
細柳 環剛 車帥 漢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剛陣自環爲
營而縱騎擊殺之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
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時人多笑焉後爲將立大功
漢法偏將別屯則許專殺 趙充國曰校聯不絕用木相貫穿
偏將專聯校自固 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原 居兩山間 連七百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里 圍陵陣而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

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魏志文帝紀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十有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范曄傳曰險阻而為軍者令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備】無兵號君子獨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將軍可謂有丈夫之風矣魏志太祖行案諸營士卒皆離陣觀徐晃

與親屬作營壘依險固築營壘後漢書樊宏傳曰上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休止不結營部野宿皆成營柵又耿秉傳曰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

【晉】別營綦跱潘安仁詩君子營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郡縣壁壘有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埋懷村孔帖曰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馬止營合見屯營二

【晉】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鑮鐲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鞉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

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垂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獎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

離震兌爲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爲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撝習覩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跪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

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成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畧採至要爲十二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本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鶩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武翼居兌爲武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蛇盤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蛇爲四奇門乾坤艮巽爲闔門坎

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退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

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粒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陣二

晉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荊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在軍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臨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太祖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

擊與安太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鋭然方陣而嚮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臣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　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僉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蒙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鬬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陣三

善師　違晦

穀梁傳曰師者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整蠻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鼓合而加鼓各饗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

七來百里

周書云陣有三哀一要不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云所以攘來之也

武王伐紂紂之陣起自黃鳥說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魚麗鶅鶴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公為魚麗之陣

蔣子萬機論云魚麗鶅鶴之陣進退有節案古有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整魚麗鶅鶴鶴翼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顧以象戰陣之形

連衡支離

左傳云衛侯出適諸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相離遠城鉏袁公為支離陣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陣名

背水因山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為陣曰破趙會食兵以勝趙軍吏怪而問信曰置之死地而後存衆乃服又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

贊山口為闕陳

石壘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於今纍然常有鼓角之聲天陰彌響諸葛亮教云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

疏首張翼

左傳范匄名

鄭翻頗卧為鷙皆陣名

蛇勢鶴列

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於平沙上纍石八行行相去二丈孫子莊子徐廣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立成衛

漢書耿秉行止不

晦厭手

無鬼曰鶴列

麗譙之間

謂軍陣行列之法也

正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軍陣立成也

晉軍陣而陣注晦陰盡日又

伐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注子載也尸陳也楚

始於此

參用戟

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

武功部

條因大鼈精兵有飛龍騰蛇魚鼈之變以示威武正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兵陣故遏甲攻取之法以所攻臨之辰是以畳貪其名八編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渡西南其星十二重外闘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畳也合內外二十四點布為內外二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

為左右屯周禮車僕注曰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陣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勾卒左右勾卒注鉤伍相著別止高祖乃選丁時帥七百人以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百人及車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定元年郭遵與趙元昊皆為偃月陣宋朝康定元年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靖對曰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圓之故內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李靖問對太宗曰五行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鉤之圓是六花俗所號耳

鉤陳　積卒　本經注曰河南有鉤陳畳

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兵陣故遏甲攻取之法以所攻臨之辰是以畳貪其名八編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渡西南其星十二重外闘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畳也合內外二十四點布為內外二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

勾卒　萃車　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勾卒左右勾卒注鉤伍相著別

却月　偃月　宋書朱齡石傳曰義

六花　五行

如何靖曰本因五方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哉

強名

詭設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德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蘊設物象何止八名龍虎鳥蛇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蘊設物象何止八而已

熊羆　鶯鴦　孔帖引獨孤及八陣圖記曰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陽之是兵器纂聞曰成繼光之行者不得此有而行陣與西

四獸陣　三面陣　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元注曰以四獸為軍陣象天文也

順天時　魏田預討烏桓三面陣

合旗為三面陣必順天時結圃陣複陣圓周書云凡有五陣春為牝因地形迴軍預因地形虜伏騎擊之預失幅員為方陣前行

徵角　牝牡方伏　商羽

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劒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爲五陣黃石公記云使商人爲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爲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爲前兵者象青龍陣

直木銳火圓土方金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敵人爲方陣已以銳陣攻之直陣者木陣也敵人爲曲陣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土陣也敵人爲銳陣已以曲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案黃石公記云彼以曲陣來者水陣也案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敵人爲圓陣已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勝

合騎之校山岳之盤漢書曰陳湯爲西域副校騎胡兵合四萬餘人任子云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

箕張翼舒羊羣犬聚文選王濟注曰鷺鷥舒翼舒翼亦陣之名抱朴子云羊羣犬聚攻城咨地而所向無勁敵所撝無堅壘

握機連衡山入谷洛書兵鈐云有連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駢鏡子云兵之所及羊腸亦勝羊腸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

堵壓雲覆山布星陳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覆之陳琳武軍賦整行案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右牝左牡左傳鄭御王師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爲偏以居前五人爲伍次之伍承偏之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陣法國語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爲牝左爲牡左傳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陷以什敗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供車必克請更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左角參爲右角偏爲前拒以誘之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陣之

右山左水前兩後伍兵法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下詳前

既陣而擊未陣即舜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

未齊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唐書康承訓傳曰龐勛軍皆市人囂而強未陣即犇相蹈藉死者四萬

夾水為陣

陣越子為左勾卒使以鄉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李靖對太宗曰八陣為六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就而擊之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也唐書哥舒翰傳曰翰大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陣十五五或郤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檛賊乃魯食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唐書郝廷玉傳曰吐蕃犯京畿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測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圖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却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衷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一之象玉海曰後魏和平三年因歲除大讌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隊部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沈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

車為圜陣　舫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兵器纂聞曰明督兗揚諸軍以討海賊出臣測引去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平二年十

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晉烏雲太公豹韜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如荼如火如墨吳語曰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申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寵陳士卒百人以為徼行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

四奇四正為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

魚鱗漢書陳湯傳曰湯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幟數百人被甲乘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而陳魚鱗陳注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也

貙劉乘之後漢書禮儀志曰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二月車駕親征河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彥超等令識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八陣

玉海曰至和二年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降勅獎諭又曰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新令及八陣圖頗精降詔獎諭

至和八陣　嘉祐

黃帝丘井法　風后握機文

李靖問對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續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李靖問對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機文玉海引書目曰風后握奇經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一卷薛氏鈐經曰黃帝造使圖須臾士信戰張須陀先登上信副以為常煬帝遣使圖陣法上內史通鑑宋紀曰真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

陣法上內史　陣圖示宰相

唐書羅士信傳曰凡

名曰棨之**營衞**彙苑許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絶之乃使十乘爲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衞之

聚細石爲之玉海引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

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常山蛇勢**玉海盛弘之荊州記云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

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桓溫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平地禦寇之方**通典曰後魏柔

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七德舞**唐書禮樂志曰七德舞者本名

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

屈伸以象魚麗鵞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

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天地人三陣**唐書員半千傳

曰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衆未對員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爲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爲兩方陣**五代史梁臣傳

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大**

陣中陣後陣玉海曰宋馮拯建議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

都部署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上多采用其議**願不以陣圖賜諸將**通鑑

宋紀曰王德用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

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平戎萬全圖**玉海曰雍熙四年上制平戎萬全圖

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圖共成一陣內三爲方陣一爲前鋒一爲後殿二爲左翼二爲右翼凡中

心連掛方陣三每陣三各大將一人主之**三疊**通鑑宋紀曰元阿术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

逆之於三里溝敗之**紉圓機營陣圖說**兵畧纂聞曰嘉靖時李承式備兵榆林榆林故

朔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紉圓機營陣圖說大約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勢

之宜講步騎合離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魚貫雁行
鬬處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鮑自訓練指麾一時
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要語著為陣鈐集要
令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知兵遂為諸邊冠

陣五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
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杜牧詩曰
風前略橫陣紫騮分兩旁　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常
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蛇出平沙鸛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

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
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
正則數不憯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
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
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
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
則二廣失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韜鈐者得
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增諭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

陣法敗崇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秦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

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卨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卨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率屬之族師五率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帥屬之州長五帥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

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畧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
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
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
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
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
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
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
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

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
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增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
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
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
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
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
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
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增議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

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間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應兵絶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横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横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

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前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絶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而無以返敵人伏我兩旁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强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

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躁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詞林海錯曰

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赤色也　蜀志曰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主騎　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衞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衞

騎二

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程名振經畧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顏傳曰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數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

身被重鎧槊弓坐箭手無鐵櫜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弁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　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等初餘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餘十餘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象宿　如梟

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惑之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也　漢書云高帝時北貊來貢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畫驛　激電　又云盲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畫白東方盡駵北方畫駵南方盡騏如激電人象飛仙　傳休奕正旦賦云能馳善隨上見騎一淵南子云大善游

者溺善騎者隨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者耳

軍中候鄭翊等以為騎各五千人

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國較焉鮪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南宮吏士保宮給牀幕子孫得到鮪所

豹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驍勇使將虎豹騎

其驁勇使將虎豹騎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師見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虎騎

後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鑾郎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卿可言耶丹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

突騎

唐書崔從傳曰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諫使可屈承宗乃遣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單使入魏博士感動承宗自失即按二州戶口符上之

驍騎

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光宅年改鷹揚騎

帝所領軍士名熊騎

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察太宗資度非常謂自託曲又程知節傳曰裹行儼中流矢隊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卻易乃抱行儼重騎馳逆兵以槊搶之

熊騎

陳書卓謝傳曰謝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為驍騎將軍

知節斬其槊斬追者乃免

海錄碎事曰煬

連騎

重

游

羅騎

又曰李密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斿間須隨引兵搏讓伏發密與游通鑑注曰羅騎隨行知節傳曰李密料上入千騎四騎騎分左右以自衛之一王世充與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騎騎之一王世充與志曰兵營當百萬知節領騎騎之一王世充與志曰兵營北邙

內騎

外騎

唐

百騎

千騎

又曰兵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騎審宗又改曰萬騎

國膳核

軍鋒銳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膽核

冀州突騎冀州突騎論

武功部

騎

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鶩下鷹擊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古人善爲兵者練選騎卒

增持赤幟著紫巾

漢書韓信傳曰信伐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依山自覆蔽也鄴中熟錦爲囊簿皆著紫綸巾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觀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曰羽林騎志曰貞觀十二年始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之又柴紹傳曰義兵起授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飛騎皆披腐智高焚城遁去

置飛騎領轂騎

唐書兵志曰貞觀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曰羽林騎志曰貞觀十二年始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之又柴紹傳曰義兵起授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飛騎皆披腐智高焚城遁去

擊便寇破標牌

南豐雜記曰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青曰標牌步兵也不可當如何曾公亮曰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青曰標牌步兵也不可當如何青曰矢盡卒衆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舖縱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爲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腐智高焚城遁去

羽林騎鐵林騎

海錄碎事曰漢武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爲國之羽翼如林之盛顏注如羽之多又曰西邊呼鐵爲鐵林騎

下如飛左右爲翼漢書淮南王安問伍被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即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所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也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爲白馬義從

充國善騎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國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史記云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按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二十四騎二十八騎

東觀漢記云鄧禹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詳象宿注

女騎千人健

增緩服戲馬

奮橛馳騎

宋書傳弘之傳曰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詳上女騎千人注

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妾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

五代史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於

相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
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馬
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翌日歸吾廢也
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釂奮槊馳騎犯其
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百騎度遼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以先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懼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兵畧纂聞曰征統丁巳眾兒只伯擁衆寇邊毛武勇公忠從總兵蔣公征勦追至兀魯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人挾二騎

各停一騎舍州史料親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巡邊欲親擐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峰口兵畧纂聞曰嘉靖時精銳三千人挾二騎十日摸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賊以兩鐵騎挑戰公恚曰吾騎不可寡用乎呼馬奉葛柰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停一騎衿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賊衆遥望爲寒恐遂去

騎四

騎

因騎置以聞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騎置謂驛騎也文帝紀爲給傳置

快馬如龍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快馬如龍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乎澤中逐麞數肋射之

中國人爲肉籬

齏景騰雷之騎

周齊每以騎戰詞林海錯曰周齊每以騎戰驅記纂淵海曰權拔山超海山動地湧又曰雲麾鐵騎山動地湧

增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戍卒二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騎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客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成立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歷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

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戶取一丁爲兵戍之

戍卒三

原 葵丘 樂宅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之期而代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 晉 穀卒 精卒 陸士衡辨亡論曰信臣精卒陳力而諍何 臨丁 寨兵 宋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縣役使禦蠻在澧曰臨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 原 發閭左 戍隴西 史記秦發閭左戍卒居閭左後盡發之 漢書婁敬戍隴人橫鹿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 王褒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六月著謂著於簿籍律戍邊一歲書罷若有急當留六月以卒治河之勞役月近得同外徭六月 晉 徙塞下 戍關東 漢文帝時鼂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民徙塞下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女乘障 卒治河 龍屯兵 歸本土 漢將軍屯兵後漢書光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朝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口勉貧遣戍兵常視其資

耀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通鑑元紀曰元成宗時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發困苦日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行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東河南副戍

原南陵簿衛

妻子從之

高安積米 曹毘江賊云爾乃南陵峻戍岑巖島閉簿衛四固不勞永全所謂天險難升地險岳立桓溫表云高安戍是孫權守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攽又常大積米谷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戍

勤五年更有三品 天子之

子曰勤戍五年予有卒吏有踐更有過更古者一月一更是為卒吏貧者欲顧二千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更錢者出次直顧者用二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謫乃戍邊

一卒 唐書李邕傳曰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効力王事詔竟塗朔邊骨糞沙壤通鑑唐紀曰王建鎮西川卬崍戍邑風心表入不省

贖 願充一卒 不戍一卒 贖曰贖使邕得充一卒効戍邑風心表入不省通鑑唐紀曰王建鎮西川卬崍

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蠻亦不敢侵盜 不習山川 居常凍餒 書書突歇傳序曰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戍卒四

增 **更卒** 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立役三十倍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守捉 唐書兵志曰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 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曆九年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慶至流涕上書曰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帥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為天子戍隴 又曰劉寵傳曰為瀛洲武功部

刺史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
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戍卒五

增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剚一卒長林
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
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
幕無異蛛蟊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
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餘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增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
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
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徙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
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

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饋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錙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勅在彊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

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爲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
安出贄上言曰代朔殆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
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
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
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
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
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
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豐竊發都甸
者何以備之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
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
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
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
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
東百物阜殷士忕温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聞絕塞荒
陬則辛酸動容聆殭蕃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
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
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

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益家室所分居常涼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恬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遥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

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絶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

烽候二

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爲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還使往賀　唐書畢誠傳曰誠遷河東節度復修杷頭

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陽言食盡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晉 烽師　烽子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白獸烽經爲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人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北自首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十遞加史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　烽臺　烽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准臺爲轉譌

烽候三

迴道平地置下染羊馬城高五丈下闊一丈　唐書王晙傳曰晙上言突厥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警急　平安　杜甫詩曰警急烽常報　六典曰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原 崔寔嚴　後漢書崔寔字子眞爲五原守嚴烽候虜不敢犯軍先宣恩信羌來降服乃去烽火候望也　種暠　後漢書種暠爲護遼將種暠志孫權攻江夏太祖遣持書御史荀禹勞暠乃退也　乘山舉　論衡曰邊郡之士聞烽舉攝弓而馳尚兵而走唯恐後烽舉燧燔皆　晝燔遂　夜舉　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攝弓而馳尚兵而走唯恐後烽舉燧燔皆　晝燔遂　夜舉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至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曰燧晝則燔煙夜乃舉烽　築烽堡　唐書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繞山浚塹選嚴要地築烽堡遠烽偵候傳曰獻甫元誼傳曰元誼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又曰李　動沙漠　列郊甸泉雲李白塞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唐書食貨志曰帝歎曰河湟

幾內烽燧請停從之將請曰不置烽燧何以通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晉令曰誤舉罰金一不舉棄市

當徙朝方上書云既已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燋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廷

傳曰常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火息燧　又劉文靜傳文靜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詭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又鄭元璹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隨詔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懼服因好謂頡利頡利當其約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烽候四

一夕萬里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

陷沒烽候列於郊甸

後漢祭肜撫夷狄以恩信論曰政移俗乃改鼓於邊庭滅烽於幽障也

笑乃戎來　王懋禮博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乃大笑後戎來伐幽王舉烽諸侯以為悔皆不至遂滅周斬褒姒

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突厥染干為雍閭所敗與晟獨以五騎百騎晨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元術與劉猊皆引兵至

請停烽燧　不置烽燧唐書曰中原高陵淫陽與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五人今遠近無虞

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
孫權時合幕舉烽於西陵鼓三通達吳都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遥聞須臾百里
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忽與賊遇賊騎二千方擺甲常之率衆擊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潜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烽火也黑子作煙飛

烽頭皇唐詩桔槔烽上暮煙飛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寨宇文安内地置烽誠爲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烽帥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遠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

有急傳光太平御覽引吳時緣江戍賊屯五兵賊曹一人晝作烽火以光傳之

烽候五

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白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斥候一

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梢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斥候二

增 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屬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廩蓄屠鄉聚鎬軍遂搖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温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 舉幡 展旗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罷落常平明亦十里之内數里之外先發絶軍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向明隱蔽之處渾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孫公兵法曰諸兵馬既逼賊庭相見常接高行各只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聽子 探兵 孫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伏如臨陣對敵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法五匹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以聽不虞仍令探更動靜韓愈晚秋詩曰月黑探兵錯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擁海錄碎事曰凡備敵里外東西南北皆響於胡祿中名曰地聽聚糗 木樵 地聽 漢書

納 斥候 周禮懸以敘示不相備

增 游奕船 攔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揀解弓弩及諸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清白人堪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

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有遠探界性強記兼有
略不眠寢　具知情狀　周書韓果傳曰果性強記兼有
韜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趣捷能
起憶兼善伺敵虛實每知
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
候都督每從征行嘗領候騎晝夜巡察晝不眠寢
書達奚武傳曰濟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追之武從三
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
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知法者往往
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持一白幡　授五色旗　見前舉註
宋史曾翰傳曰詔督役開
築大隄以捍之翰遣騎五
水澤寇賊煙火則
各舉其旗以為應　望塵知敵　捉生問事　五代史周德威傳曰
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
游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
障之外捉
生問事　不為斥候　竟無斥候　唐書李憲傳曰憲制行
寓既敗表滋代將復無功節度使翬以其軍初傷夷
或有言者翬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
曲江集勅天山渾使境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
無乃疎闊

斥候四

憲無後勁　左傳前茅慮無中權註　**未嘗遇害**　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
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
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有警軍陣立成**
後漢書耿秉休止不結營部然
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　**邊鄙之視聽**　柳宗元先御史
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
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温三受降城碑　**珠連璧貫**　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翱督撫遼
睿壍滿五里為傳十里為燧斥候珠連璧貫千里相
武功部　望

斥候五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千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增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之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杆一石當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驢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驢駕併駕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勞問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家兄年老而恪性躁今使詳代詳書與陸遜遜曰雖在遠適用不安足下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陳書武帝紀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垂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漲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　唐書李密傳曰初王世充之食李密少帛請交相易郎元眞好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又婁師德傳曰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又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　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　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又周寶傳曰寶進逼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

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從義武節度使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賚軍賚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物　又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褊客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縣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饋運者皆泝湘江入湊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平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讜在泗州犯闕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

起餉道阻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錄曰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兵略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

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軍糧三

盛

勉 晉令諸侯盛糧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如此景從野餽過秦論贏糧景從注

贏 擔也言如影隨形齊逆女宣伯餽諸穀野穀鎮曰餽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資不運軍糧士簿入白堅軍資不具羈停義兵堅僞疾資省之遂拔劒斬於軍門裹糗糧詩乃不運乃裹吳志孫堅傳曰逐伐

運

量沙 音書祖逖

陳留太守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懈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餽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遁據東燕城

宋書檀道濟傳曰道濟都督諸軍侵魏資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散其上及曰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掘芋 晉書載記曰羣尚委城逋李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鄨掘野芋而食之

煮鴨 晉書載記曰羣尚委城逋李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鄨掘野芋而食之三國典略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會陳稽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數臠

糶貸

和市 通典曰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閭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貲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通鑑元紀曰至和元年帝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敵為資 運為最魏志張既曰軍無見糧以敵為

資運糧爲最遠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又鄭渾爲京兆尹大軍入漢中

粟

歸粟蔡粟　輸晉

沉舟之役秦輸晉粟也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戶注曰中謂一日之後

用市租　賦廩粟

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豪二千斛

漢書馮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其智能今魏尚云云魏志魏太祖嘗賦廩粟不足私請主者主者曰以小斛足之

調兵食　助家財

漢書晁錯傳曰上方與錯調兵食漢書卜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分熟食　進乾糗

傳闔廬奔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行

賓居送乞食也

魏楊沛孔渠爲新鄭長課民備乾糗救營豆得數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堪太祖大喜之

呼庚癸　煮鎧琴

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穀發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歌恭守疏勒食盡煮鎧

嚙木皮　食橐節

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可支一歲而嗣虢王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許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

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鬻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糧盡允濟遷高陽郡丞賊帥王元志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橐節無叛者

易乾蕉　采蕪菁

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牛肉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先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蕉以食軍擊走罕之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竭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銅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支度使　營田使

通鑑注曰唐制凡天下邊軍者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爲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兼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軍儲於是有營田使

率鍾致石　僦五致一

主父偃曰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引車船飛輓言疾後漢處詡字升卿爲武都太守擊羌

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僦五致一斛燒石翦木開漕以人僦直於是水運通利鄧艾大積

蕭何不絕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大積軍糧給饟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挈畚

以令振廩同食周禮挈畚以令糧楚莊伐庸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

異流馬以運著論以諭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木牛流馬以運據武功五

丈原魏志鄧艾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始中開廣濟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仰食

棗椹取給蒲蠃又袁紹軍河北軍人仰食棗椹表術淮南戰士取給蒲蠃絕

甘分少行賫居送李陵為將與士卒絕甘分少下詳分熟食注海陵之

倉汎舟之役枚乘曰轉敖庾之粟不如海陵之倉下詳輸晉粟注軍無見

糧師不宿飽漢書曰今歲人饑困卒食半菽軍無見糧言士卒食菜半以菽雜之又無見在

糧又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峙乃糗糧供其資糧尚書

費誓云峙乃糗糧無敢不供供其資糧屝屨屝草屨也病莫能興困而猶鬭

增賊聞皆憚兵得無乏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

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事賊聞皆憚之唐書王播傳曰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播

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徼取不與

稟取不節又曰穆寧傳曰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

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曰命寧主糧者敎也今公求糧而寧

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李密傳曰密素無

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賚與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轢狼戾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

甫諫曰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竭人散胡仰而成功儲貲給軍出粟濟

軍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淮南表播為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

興人無愁苦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賊圍急儲峙空乏州民陳壯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

館饔窮要　軍食豐衍又南蠻傳曰詔徙天平軍高駢領四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饔窮要令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勍備詔乃罷長武等兵又劉晏傳曰晏移書與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囤車戰二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囤為粥以食饑者

徙梁洋積　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且作乃引衆還又曰因徙下信陽諸郡以鵬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糒四十萬斛以充軍餉

取壽昌糧　通鑑宋紀及金人深入復腹背受擊之死傷十九六疫厲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鵬飛為荊湖宣撫使撤守出絹助糴　運米赴約　又曰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癸未出百萬助糴庫儲

蔡曰元塔察兒圍金蔡州史萬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取奇贏贍　軍　作漕艫轉糧唐書王玙傳曰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租使挺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輸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乃若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廩之諸東洋乃運以為解即十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即詔繫町令脫町詰責安德曰兵貴拙速無上選我明年師出挺乃度絁歲運何止百萬斛　詰粟十萬斛通鑑紀曰王韋懷質馳按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通鑑宋紀曰高崇謀知蒙古將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不積九年之儲　奚　備千金之費　禮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通鑑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自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牆棧而居自冬沸春安

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糟穢及馬矢以食馬注云穢與臟同又先以麥麩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淘穢以飼馬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緡死者相藉炅慰圄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及晨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

三日積穀十囷

又曰李嗣業守把縣倉卒苦乏糧令百姓各出乾餱一升富者倍之三日積穀十囷

又曰李秉撫宣府時舊例邊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子雖有父母兄弟亦作無家公奏准軍士雖無妻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四口支糧一石無軍食下

軍糧四

荷葉裹飯

陳書孔奐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白京師烏和刻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決戰遂破賊

處以儉

約

唐書韓休傳曰饮遷柱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饮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

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貞加晉絳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

百姓不知儆運勞

又鄭珣瑜傳曰珣瑜為河南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儆運勞

兵所藉者食

又戴叔倫傳曰齊映劉滋執政叔倫論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食所資在東南

又蕭頴士傳曰頴士客金陵時盛土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季承式玩兵不振頴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饋則益先起宜時遣使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往大施金帛或王以捍鎮江淮

佛汗

又劉元佐傳曰汴有相國寺或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或佛軀汗流元佐十日元佐

運糧車

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幾萬緡悉後十日元佐救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擾讙類若此

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遷分劍南為兩節度西山三城列戍適上

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來馬之路步甲無人之鄉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旦三千里未聞相望仲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纖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饋軍非軍事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置見錢關子宋史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

軍糧五

增詔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增奏疏後漢書來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貫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唐書陸贄傳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若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羣而朝廷舍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

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又曰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　又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絶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廸則又請貸貯粟所謂置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　又曰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　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搏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四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

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唐 贊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挈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儥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 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 漢書張騫傳曰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勳減死

原 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肜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爲涿邪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當斬之詳

晉 告師期 責限

唐書李憕傳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憕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澣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又李回傳曰回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鑿鞬謁道左回不勉行顧左右呼直吏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路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原 內顧失期

晉楊儉失期內顧注內責楊儉失期之詳

唐 料敵若神

唐書李廣事母孝家問兇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唐 謁帝如期

唐書韓思彥傳思彥謁帝如期

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五日當解一月可決通鑑目錄曰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慰期一日懼不出五日當解又曰漢元帝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八日破賊期六旬取潞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通鑑宋紀曰仁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六旬取潞宋史岳飛傳曰飛征楊么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註見責限牒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軍期四

晉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慰期一日懼詩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籍凡軍期中震不及皆便宜從事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三年詔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漢蕭何遣耿純率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後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鄉人從世祖恐實客等有異心欲慕耿純耶謝曰臣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宜賞功徵寵遇舉宗隨非敢望純云云

舉宗從魏

收族詣鄴

藏霸率子弟請收族屬詣鄴武功部

五服子弟三百人

甥姪部曲二百人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

馬助征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壻端王傳吳仲孺殖貲累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嘉甚為官其子五品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

增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弁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

名募一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眞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　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

名募二

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璥譙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緣銀閾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

又楨良器傳曰良器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召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閒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爲

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
募軍户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
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
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兵畧纂聞曰毛伯温掌兵
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名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
得費豈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名募而嚴簡閱

召募三

欽飛　豬突　光武時西戎反募欽飛射士魯奇應募
莽時匈奴爲寇甚莽大募天下　隆請　霸慙馬隆字孝興涼
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
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

許　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
霸至市人皆舉手揶揄笑之霸慙而返　上募　忽
軍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
上募　八編類纂曰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
兵使報怨於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
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
有乾顯大營巖州營　虜騎　山棚唐書張說傳曰時
凡二萬八千餘人　虜騎　兵貧弱番休者
白命署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
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虜騎
也　又呂元膂傳曰元膂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
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
驕悍善鬬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
克至是元膂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涅面
涅臂　又劉仁恭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
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
事主盧龍閭里爲空得衆二十萬　募勇士　募銳亞
又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
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又薛

平傳曰王庭湊圍牛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薄州壘城中兵寡乎悉公都家貲募銳卒二千擊賊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乎元宗避賊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謀至渭北傾橋募水濱居民悅傳曰朱克融王廷湊亂

募市人

又曰元太子討賊得二千餘人蕭俛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傳曰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名訓傳曰厲

給廩布

出金帛

晉書祖逖傳曰寶以京師陷賊史臣闔王廻弟繼嚴李弟繼鏞而募勇士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

募居民從之

後樓都

宸衛都唐書周寶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五代嚴判六軍諸衛事迺疑而罷之代以士為宸衛都以

鎮邪軍

孔皓引康承訓討龐勛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夜飛將

以軍事屬呂用之募卒二萬為左右分總置官屬如藩府又劉悟傳曰鎮邪軍又與守一分從諫妻弟裴閎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

募牧兒

募逃卒

又哥舒翰

傳曰安祿山反或說翰悉精銳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謀頗露楊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一有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萬人日夜訓練以劒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命荊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廂禁軍闕

武銳軍

宋史寧宗本紀曰嘉定二年通鑑宋紀曰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橫江軍

宋史高宗四年詔江浙荊湖十四郡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兩浙十郡沿江海州通鑑宋紀曰太宗將大

募水軍

招補巡檢土軍

充義軍

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以河東河北兵三千

充扈衛

發兵討幷丹遣使募兵

詔書繫木

蠟書冒圍

隋大業中突厥圍雁門煬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通鑑宋紀曰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

報仇募士

改宮募兵　漢書灌夫傳曰夫乃悉召賓客與共謀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仇於是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公程以翰林院待讀改浙江道御史募兵彰德楊公鼎

以右春坊右中允改河南道御史募兵兗州檢討前

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募兵濟南俱事完復故官

宜後宜　前錦後錦　前註俱見

死之士　吳志周泰傳曰於都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民吳邊等果殺祇遜

易動難安祇固陳可取之民吳邊等果殺祇遜

討破

增戴抹額應詔　唐書婁師德傳曰時募猛士討吐蕃

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

通鑑唐紀曰麗勣

至父遺其子妻勉其夫

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

皆

鋭鉏首應募　唐書婁師德傳曰

鋭鉏首而銳之執以應

募

斗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

戶免糧五石　月給米三

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褁差以供給之

聞曰劉纘正德間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

繹騷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講如官

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鬬隴民兵討洞蠻

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

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　募羣盜補屯卒　募饑民補廂軍　唐書曹華傳曰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晝定滴河華遣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　通鑑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飢民補廂軍

名募四

增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孔帖引韓文若名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唐書蘇頲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將討之頲止疏諫止有曰若夫擇良

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
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奏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
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
漢徙豪族實關中今幾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
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遽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
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
其補幾何倘擯天誅則諐大事